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6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鲁迅故里行

□南京张峰

把『管教』改成『请教』

□南京以清

去了绍兴,就没有不去鲁迅故里的道理。鲁迅故里较好地保存了清末民初绍兴市井生活风情,复原再现了鲁迅当年的生活故居、鲁迅的祖居、三味书屋、百草园等场景,还可以看到一批与鲁迅先生在绍兴生活有关的古宅古迹,是市区内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历史景区。

景区入口处,一幅一整面墙的黑白巨型浮雕上,“鲁迅故里”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。浮雕呈长弧形,宛若一幅在岁月里流淌的水墨画卷,散发着迷人的风采。

画卷左侧,古朴的石桥下,乌篷船在流淌的水波中摇曳,白墙黛瓦的两岸民居,半遮半掩于斑驳的树影里,勾勒出一幅浓郁的绍兴水乡风情;画卷右侧,则是一幅生动的鲁迅先生刻像,清瘦的面容、深邃的眼神、一头直立的标志性短发,手中的香烟正一缕缕地飘散……这一巨型浮雕,传神再现了从绍兴水乡走出的伟大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铮铮风骨与博大情怀,吸引了众多游客在此摄影留念。

走进鲁迅祖居——周家老台门,一种岁月的陈香和书卷的灵气扑面而来,古旧的桌椅、老式的花瓶、清凉的地板、雕花的窗格,都是旧时的模样,虽刻满时光的旧痕,却又是那样洁净无尘。

要说这“台门”,可不能理解为“门”,它是一个属于绍兴的特有名词。在老绍兴人眼里,凡是房屋比较像样、往往聚族而居的建筑都称作台门。“台门”起初是对有身份之人住宅的“尊称”。随着历史的变迁,绍兴人就把具有一定规模、封闭独立的院落都称为“台门”。

周家老台门是鲁迅祖辈们的世居之地,从先生的七世祖周绍鹏在清乾隆十九年(1754年)购得此屋并经过大修,形成颇具规模的台门建筑,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,新中国成立后虽被国家收购另作他用,但其整体结构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。

如今,经过重新修葺的周家老台门又恢复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旧时样貌,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周家鼎盛时期清代绍兴官宦家庭的生活场景。

周家老台门由门厅、德寿堂、香火堂、座楼等组成,共有四进,它坐北朝南,粉墙黛瓦,砖木结构。虽说鲁迅祖居只有四进建筑、近3000平方米的面积,但里面屋子、回廊挺多的,转得让人有些迷幻的感觉,足见当时大户人家的气派。

参观了鲁迅祖居,我们来到了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、学习的地方——鲁迅故居。故居里,一座座颇有绍兴特色的青瓦粉墙、砖木结构的老屋干净整洁,屋内睡床、桌椅等陈设依旧,院落内的桂树依旧,散发出古色古香的韵味,向人们描摹着那个时代绍兴特有的生活画卷。

第二次坐张师傅的出租车,聊起她女儿学习的事,她以为大学教授什么都懂,很想向我“讨教”一些教育方法。女儿刚升高一,她一口一个“不听话”,显然像大多数家长一样遇到了家庭教育的“高中瓶颈”。

她说女儿现在不像初中,更不像小学时期与父母“黏”了,每天晚上回家很少交流;周末、周日与节假日又整天关在房间里,不是睡觉就是看手机。女儿成绩在班里位列中游,英语尤其拖后腿,每次考试都是倒数几名,她“急得不得了”,担心考不上个本科。

我极力宽慰她,说没事,现在高考录取率非常高,一半可以以上本科。又说也不能过分迷信高考,大学也决定不了孩子的一生。她说:“老师哎,现在考不上大学,怎么找工作?”

我虽然知道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的理儿,但还是告诉她现在才高一,好好准备,时间还够。她却反复强调“时不她待”,并讲了好几句“急得不得了”。

不过,她虽然嘴上着急,却始终有种轻快的语调,这使我愿意“管”她的“家事”,便说了句:“关键是家长急作用有限,重点在于学生本人。”她应了一句:“是哎,可是怎么办呢?孩子越大越不好管了。”这句话倒让我产生了思考,因为这不是她一个人遇到的问题,是种普遍现象,既如此就肯定有规律,有规律就不难找到方法,于是便将我的思考向她进行了分享。

我说天地万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“变”,但相对于物理、生理之变,人们的心理调整往往是滞后的。就拿教育子女而言,“望子成龙”“望女成凤”之心人皆有之,但多数家长只知道“望”,却忽略“望”的姿态与方法,孩子从小到大,家长管教的方法基本没变。

管教是家长的本能,自然是为了孩子。虽然管教也有不同的手段,但大体不外乎“以管促

眼前的景致,宛若一张尘封在时光深处的老照片,不经意间抖落于眼前,让你深深陷入怀旧的情结不能自拔。

不妨带着书本里的记忆,顺着当年鲁迅成长的足迹,重走一下从“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”的路径,寻觅一番先生曾经散落在家乡的影子……

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……油蛉在这里低唱,蟋蟀们在这里弹琴……”这是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对百草园的一段生动描述。

百草园本是鲁家的菜园,可在鲁迅的心里却是一个快乐园。可以想象,从略显沉闷、琐碎单调的老院落内走出,来到莺啼燕语、草木葱绿的百草园,少年鲁迅那种拥抱自然、至纯至真的快乐心境。

百草园的南面就是著名的三味书屋,仅仅间隔着一条停满乌篷船的窄长河道。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上学的地方,“三味”是指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着饷,诸子百家味如醢醢”。匾额下挂着一幅松鹿图,学生每天上学要先对着匾额与松鹿图行礼,来代替向孔子行礼,然后开始读书。

有一天,鲁迅上学迟到了,教书认真的寿老先生严厉地批评鲁迅,鲁迅就默默地在课桌上刻了一个“早”字,更是把“早”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,从此,鲁迅上学再也没有迟到过。

置身三味书屋,仿佛听到了鲁迅与小伙伴们琅琅的读书声。书屋虽不大,里面学习的书桌、椅子也各不相同,都是学生们从家里搬来的,可他们认真学习的模样与劲头,与那个“早”字一般,已深深镌刻在无数来访者的心里。

走出鲁迅故居已是傍晚时分,漫步在灯火闪耀、充满风情的街道上,忽然看到了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。阵阵微风中,空气里也似乎弥漫着淡淡的酒香,那个着长袖破衫的孔乙己,又正坐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,快意品味着绍兴老酒的醇香及那茴香豆的滋味呢?

一趟鲁迅故里行,也平添出许多感慨。虽然鲁迅写的是那个久远年代的人和事,可我们至今读起来仍言犹在耳、振聋发聩。

年少不喜鲁迅文,读懂已是文中人。年少时读、背鲁迅的课文,总觉得晦涩难懂,特别是对作品中人物及命运的理解时常不到位。可随着年龄的增长,当我们亲见了一些残酷的社会现象,体会到现实的一些不公,品尝过努力却失败的无奈之后,才真正领略和感受到鲁迅作品对人性及社会剖析得如此深刻。

寻访鲁迅故里,深深地向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鲁迅先生致敬!

教”,甚至“以管代教”。这种方式在孩子小的时候,尚有点作用,甚至很管用。因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“不平等”太过明显。随着孩子年龄增长,家长不得不减轻管教的程度,改为以说教为主,也就是进行“好说歹说”,以利孩子发展。但到了初中后期,特别是升入高中之后,说教也不起作用了。

这些话好像说到了师傅的心里,一个劲地说“是的”,并急着问我怎么办。我一边提醒她安全开车,一边讲解个人看法,说你可以把“管教”的方式改成“请教”,试一下。她说“不懂”,我说就是自己诚心实意当“学生”,向孩子请教,可以是学业的,也可以是生活的。

师傅“哦”了一声,似乎还是不明白。我继续说,对孩子的管教是必要的,尤其是在小时候,《三字经》有言:“玉不琢,不成器。”但关键在于管教的方式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与时俱进。到了初中、高中阶段,如果还用小时候的方式,训诫多沟通少,命令多理解少,孩子就会不胜其烦,逐渐产生对立情绪。所以应该将小时候的“以刚克柔”办法改成“以柔克刚”,操作技巧就是在增加对孩子信任度的基础上,把自己变成孩子的“学生”,多一些羡慕、赞赏的脸色,少一些烦躁、愠怒的情绪;通过真心请教的方式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。

面向孩子的请教,既可以是她的主见等,更可以是她的功课。比如孩子回家后可以主动向她请教英语,想方设法让孩子教自己,慢慢地,她觉得英语有用,产生自己能行的感觉,学习的自信心不断积累,学习的主动性与成就感也会随之增强,效果自然不断改进,成绩提升也就不成问题了。她一听说可以提高成绩,非常高兴,连说几句“好呀”。

南京南站到了,车窗外小雨仍然下着,车费显示105元,师傅说给100吧,我扫了106元,说祝她女儿学业顺利。

家风

□高邮谢维金

浮瓜沉李处听光阴

□广东开平谭梓健

家乡高邮,“李五大家”的名声不绝于耳。在龙虬镇中心街,一尊金鳞闪耀的雕塑金龙,见证着李氏家族的赤子之心。1995年,一沟乡撤乡建为龙虬镇时,李氏后人李林山慷慨解囊,捐赠了这尊雕塑。

家族善举,绵延百年。《高邮州志》记载:“一沟镇水龙二座,河南一座,光绪二十九年置。”说的正是李氏先人李圣林造福乡里的事。当时一沟集镇市民傍河而居,由于河堤距水面高度相差十几米,取水十分困难,特别是如果遇到火灾,市民更是束手无策。见此情况,李圣林积极募捐,置办一台“水龙”。

到了李林山祖父李金佃这一辈,老人家特别注重儿女文、礼、孝、仁、德等教育,从小就培养儿女亦耕亦读的生存能力与智慧。李金佃1928至1944年担任高邮东乡“圩董”十七载,即当时的基层管理者,负责圩寨修筑、地方防卫和公共事务。当时,他负责朱家大圩相应区域常年的圩堤修筑任务,为保住夏洪、秋涝老百姓的农田不受水淹,他个人耗费的钱财、物资无法统计。1931年,京杭大运河决堤,他冒死救回十余名乡民。他也因此成为当时苏中地区开明乡绅的典范。

“李金佃一生始终奉行李氏家训,取本分之财,戒无名之酒。常怀克己之心,闭却是非之口。平常周围村里不管哪家人患病伤残,一时困难求助,他都做到有求必应。”李氏家谱中记载,1931年,苏北里下河地区连续下起特大暴雨,导致高邮湖水位猛涨,无情的洪水践踏着粮田和村庄。李金佃主动撑船救人送粮,奔赴在救灾前线。灾后,他又积极响应号召,带头捐款、捐物、捐粮,参与堤坝修复工程。

“祖父常说要‘藏富守拙,济世安民’,这种精神是我们家族的立身之本。”改革开放后,李氏家族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李林山本人从乡建筑站站长起步,现已成为当地知名民营企业企业家。他始终遵循祖训,曾捐款支持家乡龙虬镇举办农民运动会,持续十余年慰问五保户和退休职工。

从民国时期的圩田治理到当代的乡村振兴,从传统建筑到智能建造,李氏家族的进化轨迹恰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缩影。其家族史已纳入村志,在村史馆里,李金佃与李林山的励志故事并陈列。

“祖父教我们打算盘,父亲教我们看图纸,现在要教孩子们看世界。”李林山指着家族合影说。

夏至日头悬在屋檐尖上,像烧透的白炭,晒得青石板腾起氤氲的热气。蝉声骤起时,巷口老槐的叶子便微微蜷缩起来,应了《礼记·月令》里那句“鹿角解,蝉始鸣,半夏生”。这蝉鸣初听聒噪,细品竟似节气更漏,一声声将白昼抻到极长。

古人深谙阴极阴生的玄机。《周礼》记载:“夏至日祭地祇于泽中方丘。”旧时官家率众祭地,百姓亦闭门静养。如今虽无大祭,却可循古意偷半日清闲。午后阖窗垂帘,任蝉嘶织成密网。风扇摇着头,将竹帘筛过的碎光与微风一同送来,竟也生出几分“心静自然凉”的禅意。

夏至饮食,最见苦甜相济的智慧。苦味清心泻火,辛散可助阳气宣通,此乃《金匱要略》“夏七十二日,省苦增辛”的精髓。母亲端出井水湃过的青瓷碗,嫩姜切作丝状,浇上米醋白糖,酸辛激荡间,舌尖似有清泉涌流。案上新麦烙的薄饼焦香,裹着脆生生的黄瓜条,咬下去满口都是阳光晒透的麦香。最妙是后院摘的嫩荷叶煮茶,沸水倾入时,清苦的香气便顺着水汽弥漫开来,仿佛把一池凉意都斟进了杯中。

日头西斜时,暑气稍稍松动。邻家孩童抱着青皮西瓜,“扑通”一声投入井中。井绳吱呀,木桶沉浮,恰似《东京梦华录》里“浮瓜沉李”的光景重现。老槐荫下,祖父的紫砂壶嘴腾起白烟,茶汤酡红。他摇着蒲扇讲述旧事:“早年间夏至,药铺都摆着‘夏至汤’,甘草石膏煮的,专解暑毒。”扇底摇出的风带着茶香与往事,将燥热一寸寸熨平。

待到星子缀满靛蓝天幕,井里的西瓜捞起,刀刀轻触瓜皮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绯红瓜瓤裂出清甜的凉意。孩子们争食瓜肉,唇边沾着黑亮的籽。井台石缝里,蟋蟀开始试音,短促的清鸣与远处蛙声应和。荷塘那厢,采莲人归舟的竹篙轻点水面,搅碎一池星月,涟漪漾到岸边时,已化作细碎的银光。

更深露重,竹席沁出凉意。闭目卧听,窗纱外有羽翼扑簌声掠过——是蝙蝠趁着夜色捕食蚊蚋,翅膀剪开闷热的帷幕。夏至的夜原是如此生动:草木在极致的光热中悄然蓄力,虫豸于阴阳交割处振翅而歌。万物皆知阳极必阴的道理,在鼎盛处预留退路,方是绵长生息的真谛。

晨光熹微中,井沿凝着昨夜的露。那半枚西瓜皮浮在水面,已成蝌蚪嬉游的绿舟。夏至如一枚滚烫的铃印,在年轮上烙下最炽烈的印记,却又在万物脉络里注入阴柔的伏笔——恰似熔金烈日下,总有一脉井水保持着沁骨的清醒,那是光阴赐予生命的回旋智慧。